

灭亡前的猖狂一跳

——揭穿“四人帮”伪造“临终嘱咐”的大阴谋

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灭亡前的猖狂一跳

——揭穿“四人帮”伪造“临终嘱咐”的大阴谋

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0.75印张 10,000字

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3111·544 定价 0.06元

灭亡前的猖狂一跳

——揭穿“四人帮”伪造“临终嘱咐”的大阴谋

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语录

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
“慢慢来，不要招急”，“照过去方针
办”，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。

灭亡前的猖狂一跳

——揭穿“四人帮”伪造“临终嘱咐”的大阴谋

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

伪造所谓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毛主席临终嘱咐，是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的一大阴谋。揭穿和粉碎这一阴谋，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
事情的发展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。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，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，“四人帮”曾经是那样兴高采烈，以为时机已到，大大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步伐。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，就是他们加快步伐的一个突出标志。看一看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《光明日报》那篇“梁效”反党文章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》吧：急于发难，杀气腾腾，迫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但是他们捞到的不是别的什么，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最后大暴露。机关算尽，一朝覆亡，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，

到头来不过是“四人帮”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。

对于十月四日的“梁效”反党文章，人们已经作了许多批判，指出那是一个篡党夺权的动员令。现又查出，“四人帮”手中还有一篇同样性质而且更为狡诈的黑货，原题为《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》，经姚文元三次审改，预定于十月八日《人民日报》“头版头条见报”，只是由于他们迅速垮台，未及出笼，呜呼哀哉了。事出有因，两篇黑文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。联系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，中国天空“四人帮”乌云乱翻，大家看得清楚，这两篇东西正是他们阴谋罪恶活动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，同时又是他们进一步伸出黑手，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，采取更严重的反革命复辟行动的信号。

一

马克思、恩格斯说得好：“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，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。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，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。”（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8卷第372页）

只要看一看“四人帮”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活动的有关事实，看一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他

们这一阴谋的有关事实，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。

事情首先需要回溯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。四月三十日，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，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，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。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“慢慢来，不要招急”，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。毛主席的光辉指示，极为重要，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沉毅、高瞻远瞩的雄伟气魄，重申了在解决各省的问题上要按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，体现了对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袖的接班人的无限信任。这对于“四人帮”竭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方针，批邓另搞一套，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，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，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。

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“慢慢来，不要招急”和“照过去方针办”的指示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。“四人帮”在场，其中王洪文、江青作了笔录，有案可查，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。王、张、江、姚清清楚楚地知道，毛主席的指示是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场合，针对什么问题作的。对于毛主席的指示，他们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。他们不仅竭力对抗，并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后，立即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篡改毛主席“照过去方针办”的指示，伪造

了一个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。

他们的伪造，首先见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。姚文元特别把社论原稿所说“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”的“在病中”三字删掉，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是“临终嘱咐”的印象。随即通过“四人帮”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，直截了当地说成是“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”，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”的“嘱咐”。大家看，明明是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在“四人帮”的手中变成了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明明是四个多月以前的指示，变成了“生命最后一刻”的“嘱咐”。这不是蓄意造谣，又是什么呢！

更为严重的是，他们偷天换日，居然把他们伪造的这个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所谓临终嘱咐，说成是什么“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”，“这一代和下一代，本世纪和下世纪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，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”，还说什么恩格斯“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”，“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”，等等，真是包举一切。这就是蓄意塑造一个赝品，妄图冒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，挥舞起来，作为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绝妙武器。从九月十七日起，他们控制的各种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，连篇累牍，大肆宣扬。他们叫嚷什么“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：‘按既定方针办’”，

要让它“覆盖版面”！就这样，一个险恶的政治大谣言，弥天而起了。

他们选择在九月十六日见报，用心也是极为险恶的。就是说，恰恰是在中共中央、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发布之后，首都追悼大会即将召开，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前，他们采取突然袭击，较他们原定发稿计划提前三天，抢先把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来。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，极力排斥中央正式通过的告人民书和悼词。他们这种行径，使人们不禁要问：如果确有这样一个毛主席“临终嘱咐”，又确如他们所说的这样重要；那么，他们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提出极其庄重地加以公布呢？他们参加了告人民书和悼词的讨论，为什么不提出要在告人民书和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中写进去，而却由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单独加以公布呢？这样做，包藏着祸心。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，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“临终嘱咐”，只有他们才是“临终嘱咐”的宣传者、捍卫者。这一个政治大阴谋，是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；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。

在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后，报道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致的悼词时，“四人帮”密令他们控制的喉舌工具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，“不要

怕重复”，“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，没有者，要有类似的话”！就是说，人家没有说这句话的，硬要给它添加上去！同时，对于毛主席的“三要三不要”基本原则，他们却竭力抵制，说什么“没有的也就算了”！至于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，那就更加肆无忌惮。说什么，天安门国庆座谈会的“内容主要是”“按既定方针办”啊，说什么，“按既定方针办”是“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”啊，等等。处心积虑，强奸民意，至于此极。

他们这一套，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反击。九月底，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他们严正指出：你们突出宣传所谓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而不宣传“三要三不要”，你们的宣传方针不对。十月二日，华国锋同志亲自在一个文件上删去所谓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指出：“我查对了一下，与毛主席亲笔写的，错了三个字。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‘照过去方针办’，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，我把它删去了。”这就一举戳穿了“四人帮”的伪造。我们的华国锋同志，略予批驳，投一光辉，就打乱了“四人帮”的步伐，迫使这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政治骗子现出原形。他们很有一点狼狈了，且看他们怎样动作。

他们死不回头。老奸巨猾的张春桥，跑出来说什么

么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，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”。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她的这个同伙。但是一转身，两天之后即十月四日，“四人帮”就抛出了“梁效”的反党文章，同时加紧炮制《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》的黑文。两篇黑文，一个调门，大肆宣扬所谓临终嘱咐，并就所谓“篡改”（应读作揭穿他们伪造）“既定方针”的问题，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。叫嚷“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，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，背叛社会主义，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”，要防止“邓小平一类走资派”“重演反革命的故伎”，“不管是什么人物，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，刮多大的阴风，我们都要造他的反”，还叫嚷“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，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”，等等等等，杀声一片。他们贼喊捉贼。他们要发难，要动刀，狗急跳墙了。请同志们注意，他们不是声称十分爱好和平，很不喜欢那个“不必要的纠纷”吗？原来，在他们那里，只有无产阶级的反击才是“不必要的”，而他们的反革命进攻却是绝对“必要”的。“以免纠纷”云云，不过是缓兵之计，以便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，而对他们来说，却正是煽风点火，组织力量，施放毒箭，狠下毒手的大好时机。他们就是这样在最后挣扎中走到了顶点。

你看他们这个时候，忙得很呐！

毛主席刚逝世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。他们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，通知全国各地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，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的联系，由他们发号施令，指挥全国。这是在毛主席逝世后，“四人帮”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第一着。

九月十二日起，姚文元和“四人帮”在两校的黑干将，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“效忠信”、“劝进书”。个别的坏家伙，公然反对毛主席生前的安排，提出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。这是“四人帮”此时的一个最中心的主题。

他们实在情急。一封很有一点狂热劲头的“劝进书”说什么，要江青“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，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，时乎不待！”好一个“时乎不待”啊，等不及了。江青更等不及。她上窜下跳，四处游说，又是公开，又是秘密，又是会餐，又是照相，甚至还要别人把胶卷和苹果留着等她那个“特大喜讯”！还有王洪文，居然十月二日就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他的“标准像”，第二天又窜到平谷县，叫嚷什么“把眼睛睁得大大的”，公然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。他们很忙了一阵，也很乐了一阵。这就叫做利令智昏。

一面是乐，一面就要杀人。把死了两千多年的篡位夺权的大野心家吕后拉出来帮他们打起所谓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黑旗，为他们的杀人事业壮胆，可谓江青此时的一大发明。什么《刘邦死后，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》，奇文之奇，实属罕见。他们鼓吹“用西汉的历史多作文章”，什么文章呢？说是要看“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”！这就很清楚了：他们就要来“一个一个地收拾掉”他们的“对立面”——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，江青就要黄袍加身，做女皇了！果然，操纵“梁效”的那个黑干将，十月三日深夜急令：“加快整理”早在九月中旬就已“精选”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；十月四日即“梁效”反党文章发表当天，就急急忙忙地把这批黑材料拿走了。特别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，绞尽脑汁，阴谋策划，赫然亲笔写下篡权复辟的提纲，说什么：“怎样巩固政权，杀人”！

图穷匕现。“四人帮”伪造“临终嘱咐”的大阴谋，就是这样同他们夺权和杀人的计划，紧密交织在一起。

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。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，反党电影《反击》完工之后，操纵“梁效”的黑干将派人向《反击》摄制组提出，还要赶拍一部以围绕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斗争为主题的电影。摄制组的人们不懂，他们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过两周就会清楚了。”大家

看，“两周”，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四日“梁效”文章发表和八日预定发表另一篇黑文之时，大约已经临近，差不太多了吧。原来，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是有一个日程表的。而伪造“临终嘱咐”的阴谋，就是这个日程表的一部分。这伙黑干将可爱之处，就在他们较为坦白。但是，“两周”，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！

鲁迅有一句名言：谣言世家的子弟，是以谣言杀人，也以谣言被杀的。“四人帮”就是一伙以谣言杀人的专家。伪造所谓临终嘱咐，妄图以此打倒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结果自取灭亡。这就是他们的谣言杀人术登峰造极的表演，和最后的大破产。

二

“四人帮”如此大吹大擂地宣扬所谓“既定方针”，使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来剖析一下他们的“既定方针”究竟是什么。

为了掩饰他们这条“既定方针”的反动实质，“四人帮”翻来复去地说什么，所谓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就是坚持“党的基本路线”，“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”。此类伪装的一个最新也是最后的伎俩，就是姚文元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那

篇未出笼的黑文十月三日送审稿上所作的颇为别致的滑稽表演：

十月三日，姚文元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的心腹密谋，“要想个办法，采取措施”来对付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揭露。有什么妙计呢？这个不愧为文痞的角色笔杆枪一摇，把送审稿上的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一下子改成“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”。你看他这个最新产品，既有“按”、又有“照”，既有“既定”、又有“过去”，既有“路线”、又有“方针”，一应俱全。原来，他把伪造的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同毛主席亲笔指示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以及“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”等等字样，分别拆开之后，统统混在一句话里，来了一个真假合璧，合二而一。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他大概以为，这样一改，既可以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原意，又可以对付党的揭露，他们可以放手大干了。

但是欲盖弥彰。姚文元这一手，恰恰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。

“四人帮”的意图之一，就是要用伪造的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混淆和取代毛主席指示的“照过去方针办”。

在这里，难道仅仅是字面上的差别吗！否，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方针，体现了根本对立的 两条路线。

不错，“四人帮”确实是有一条“既定方针”的。这条“既定方针”的基本点，就是篡党、夺权、复辟。说得详细一点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，搞修正主义，搞分裂，搞阴谋诡计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。这样一个所谓“既定方针”，实质上也就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，是“四人帮”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。或者用那个一手把持《光明日报》的“四人帮”喽罗的黑话来说，就是他们的“国策”。

大家知道，毛主席指示的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是针对一定问题讲的。在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中，就是要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，照毛主席批示“同意”的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讲话办。但是，“四人帮”却一反其道而行之。一个黑干将公然叫嚣，毛主席批示“同意”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，是同他们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的“经验”“唱对台戏”！他们拚命鼓吹揪“一层人”，甚至要揪什么“邓大平”、“邓二平”。他们由江青出马，在一九七六年二、三月间两次私自召集若干省市负责同志讲话，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，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。毛主席洞察一切，当时就指出：“江青干涉太多了，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”。并要人转告华国锋同志，江青的讲话不对。真是一针见血！批邓另搞一

套，这就是“四人帮”的一条“既定方针”。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，他们又一次地恶性发作，有计划、有预谋地策动一些人在会上发难，以批邓为借口，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，妄图篡党夺权。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上针锋相对，传达了毛主席关于“照过去方针办”的指示，作了精辟的说明，打退了“四人帮”的猖狂进攻。尖锐的斗争反复说明，“四人帮”的“既定方针”同毛主席的指示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是根本对立的。

“四人帮”的意图之二，就是要用他们伪造的那个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混淆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，取代党的基本路线。

“四人帮”有一条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“既定方针”，不自批邓始，历来如此。远的不说，他们窃据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年来，捣乱、失败、再捣乱、再失败直到灭亡的纪录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“打倒一切”和“全面内战”，受到毛主席多次批判，他们多方抵赖。批林批孔大搞“三箭齐发”，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，受到毛主席尖锐批判，他们阳奉阴违。策划“组阁”阴谋，诬告周总理，被毛主席及时察觉和粉碎。他们贼心不死，又抛出反经验主义为“纲”，再次受到毛主席批判。以后，他们一面假检讨，一面疯